

爱情与战争

LOVE AND WAR

〔美〕约翰·杰克斯

下



86361

I712.4
33-1

爱情与战争

LOVE AND WAR

下

〔美〕约翰·杰克斯著

王同乐

张道峰

徐进先

杨 炯

郑锦来

陈 博 译

郑锦来 校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爱情与战争（上、下册）

作者：[美] 约翰·杰克斯

译者：王同乐等

校订者：郑锦来

责任编辑：周 坤 侯秀芬

责任校对：祁 斌 李 超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840 千

印张：40.875 插页：4

版次：199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11, 501—17, 500 册

ISBN 7-5063-0358-2/I·357

定价：17.55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四篇	为他人自由而死	1
第五篇	屠夫的帐单	259
第六篇	上帝的最后审判	513
编后记		684

第四篇

为他人自由而死

我愿看到北方获胜，但至于对……支持《解放黑奴宣言》是否感兴趣，我同军队中其他每一位官兵一样无心过问。我背井离乡是为了恢复联邦而战——而非为了解放黑鬼。

一位联邦士兵
一八六三年



“是的，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她不久就来和我团聚，”奥里对总统说。他的右手攥着一只饮料杯，可是没有要一只盘子，尽管他已经变得手脚灵活起来，但仍旧不能在同一时刻，又是吃又是喝。“她眼下完全有可能已经上路了。”

总统的表情打断了奥里的话头。他面色更加苍白，相貌憔悴，脸绷得紧紧的，背疼得微微隆起。这些天来，除了神经痛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儿折磨得他坐立不安，魂不守舍。虽说英国棉纺厂棉花匮乏，但他推行的棉花禁运政策却未能奏效。欧洲再也不会在外交上承认南部邦联，就连希望他们在遥远的未来予以承认都已化为乌有。人们抨击他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受欢迎的西方吹牛大王，从而导致了国内货物短缺。在里士满，咖啡几乎全被那些讨厌的秋葵、白薯、掺有高粱而变得发甜的西瓜子所取代，城里的墙头上开始出现用油漆写成的标语：结束战争，恢复联邦。

新年这天下午，官兵们身着便服，同许多妇女一起把坐落在闻名遐迩的老科特恩德附近的克莱大街那幢官邸围得水

泄不通。戴维斯尽量把全部注意力倾注于每一位来宾，哪怕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尽管他惶惶不可终日，可笑容和举止皆充满了热情。

“真是好消息，上校！我记得你很久以前就希望她来里士满了。”

“她本该去年初就来和我团聚，可是由于农作物接连遭受天灾，无法脱身。”他谈到了老母亲旧病曾一度复发，但未提及家中黑奴纷纷逃跑之事。戴维斯打听了克拉丽莎的近况，奥里说她已基本上恢复了元气。

稍后，戴维斯问道：“你近来跟塞登相处得好么？”

“很好，先生。我晓得他这位律师在里士满享有盛名。”

这些就是奥里对塞登能够作出的全部评语。詹姆斯·塞登出生于古奇兰县，已经接替古斯塔夫斯·史密斯将军就任国防部长。史密斯是在伦道夫去年十一月辞职接受另一项委任之后走马上任的，可他在国防部长的宝座上只呆了四天便拂袖而去了。奥里不喜欢削瘦的塞登，原因是他性情忧郁，而且抱有强烈的脱离主义观点。塞登也偕妻子出席了招待会，可不知道此时他们呆在什么地方。他换了个话题。

“总统先生，请允许我提一个别的问题。敌人正在武装黑人部队，你是否觉得我们也这样做或许会从中受益？”

“是么？”

“是的，有可能。”

戴维斯双唇绷成了一条细线。“上校，这种想法是无益于补的。正如佐治亚州的科布先生所说，如果黑鬼能够成为好军人，我们关于奴隶的所有理论就全错了。请原谅！”

说罢，他转身走向另一位来宾。奥里不禁对戴维斯生气起来，他听不进逆耳之言，这可是个有害的弱点。

奥里独自站在客厅中央的人群中，品尝着过度甜蜜的饮料。这是一栋富丽堂皇的宅第，外表抹了一层灰泥，人们管它叫作白厅。它是由这座城市出资买下，作为礼物赠送给戴维斯夫妇的。在这栋官邸的西侧有一间客厅，东侧有一间餐厅。奥里从茶点桌旁向高大的窗户外面望去，肖科谷至彻奇山上的景物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冬日的天空如同这栋用石板瓦铺就的官邸的屋顶一样昏暗。

他身后有一些宾客正在谈论流传的要在这个大陆上建立第三个国家的阴谋，这个新的国家将由西部和南部数州组成。这些谈论者的语气中都带有煽动性的情调，甚至还有点儿歇斯底里。招待会开始使他兴致消退，闷闷不乐。他转身朝门口挤去。忽然，他听见一个耳熟的声音——瓦里纳·戴维斯的声音。

“——我的天哪，从今往后我保留不作社交回访的权利，那就是我的萨姆特堡^①而且是对那位无足轻重、抱反对意见的可怜虫波拉德编辑的回敬。”

奥里没有回头看这位第一夫人一眼，但他听得出她的冷嘲热讽中，充满着对时局极度紧张不安的心情，这种紧张不

① 此处为美国南北战争的策源地。1861年2月4日，宣布脱离联邦的南方诸州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集会，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并于2月9日选举杰斐逊·戴维斯和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为临时总统和副总统，公开发动叛乱。4月12日至14日，南方叛乱军队进攻萨姆特要塞，挑起内战——译者注。

安的情绪犹如瘟疫一般感染着屋里乃至整个里士满的人们。

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究其原因，他不仅仅感到孑然一身，孤独无伴，也不只是马德琳耽搁数月还没来到他的身旁，使他望眼欲穿，心灰意冷。更有甚者，他恨透了自己在国防部干的那份差事——一场永恒不变的战斗，即抑制温德尔在他所监管的牢房里滥施暴行，制止这位将军乱抓那些他自以为同这个国家作对的人。时下，温德尔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查出某个极其隐秘的力主和平的上流社会，也就是美国的英雄阶层。

来自一位可靠人士的报告使奥里获悉，伊斯雷尔·昆西和另外两个城里流氓正关押这个阶层的三名可疑成员，而且对他们大打出手。奥里发出的抗议信若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无奈，他只得亲自出马，前往温德尔办公室拜访，结果除了跟昆西又作了一次别别扭扭的谈话外，一无所获。那几位可疑者已从桑德堡释放。这仅仅出于这样一个原因：温德尔断定他们对主张和平的上流社会一无所知，不甚了了。

奥里缓慢地挤到了大厅门口。在那里，他发现米达·本杰明正和三个令人销魂的女人站在一块儿。这位部长兴致勃勃地跟他打招呼，好象近来发生的那桩众人皆知的不快之事不曾发生过。当温德尔手下的侦探闯进梅因大街一家赌场时，本杰明当场被擒。那次袭击本想抓捕逃兵，岂料仅仅捉住一些令人懊恼的平民百姓，其中还有一位内阁成员。

“你还好吗，奥里？”本杰明一面问道一面同他握手。

“一旦马德琳来到这里，我就会好起来。她终于上路了。”

“好极了。她一光临，我们就该为她设宴洗尘。”

“是的，那当然，”奥里一边咕哝一边点头，随后继续朝前走去。一想起马德琳，他心头不禁一颤。他意识到一年多来她克服了重重困难，总算能够脱身来里士满了。一旦她抵达，他便不宜启齿要求调动工作。尽管她会理解此事，但那样做总归是不妥的。也许他可以再熬几个月。这事儿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没有和监狱看守处好。他要加倍努力。

打巨型楼梯脚下路过时，他两眼死死盯住走进这栋宅第的三条身影：一位是他妹妹，穿着华美，寒冷的天气把她的俏脸冻成了粉红色；一位是亨通；第三个男人身穿一条宽松下垂的裤子，一件漂亮的便装短上衣，头戴一顶圆形平顶礼帽，这是众多象他这号人惯常的装束。

“艾什顿——詹姆斯，下午好！”奥里跟他们打招呼时，那位陌生人摘下了礼帽。他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他们俩了。

亨通一面咕哝着什么，一面四处张望。艾什顿冷冷一笑说：“见到你真高兴！”说罢，撒腿跑向本杰明。他们没有向他介绍那位英俊潇洒、睡眼惺松的家伙。对此，奥里倒不介意。从着装判断，此人是一位投机商，如同那些寄生虫一样寄生于南部邦联。艾什顿和她丈夫是一对古怪的人生伴侣。

他猛然把帽子戴在头上，心烦意乱地离开了白厅。

终于，马德琳的心儿在歌唱；终于——令人惊讶的一天到来了。一年多来，这一天好象是永远不会来临似的。

而今，也就在她丈夫孤身一人去里士满白厅的同一个新年的下午，她合上最后一本分类帐簿，锁上了最后一只旅行箱，第十次检查了一沓绿色车票，最后巡视了一遍房舍和庭院。她晓得乘火车去里士满将是一趟遥远肮脏又令人难熬的旅程，但她倒不在乎这些，只要这趟列车能把她带到奥里身边，她情愿领着萨坦同车而行，忍受这般人间地狱的煎熬。

旅途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马德琳敲着克拉丽莎的房门，每次来到这间宽敞且布置着豪华家具的房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唤起她深埋心底的悲凉之情，今天也不例外。此时，克拉丽莎正坐在临窗那张桌面倾斜的桌子旁。也就是在这张桌子旁，有一次她设计了自家错综复杂的家谱。

“下午好！”克拉丽莎脸上挂着微笑，彬彬有礼地同来者打着招呼，但没认出这是她的儿媳妇。这回，她旧病复发时遗留的印记至今尚未消逝：右眼外角微微下垂，谈吐略有几分迟钝，而且常常口齿不清。除此以外，尽管她很少使用右手，但她毕竟已康复了。这时，她的右手正放在膝头上，宛如纸上的那只鸟儿一动也不动。

“克拉丽莎，过一会儿我就要离开这里，到里士满去看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噢，对，太好了！”在阳光的沐浴下，她的双眼浮现出茫然若失的神态。

“家里的仆人和米克先生将会侍候你。可是，我想告诉你，我要走了。”

“谢谢你！你去看我儿子，我也感到高兴。”

瞧着眼前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嫗，马德琳不禁想到自己有

朝一日也会年迈衰老，也会告别人生，猛然间心头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不由自主地伸出双臂，把老人搂在怀里。这一失常的举动使奥里的母亲大感惊讶，她蓦地挑起花白的眉毛，左眼眉比右眼眉高出少许。

一月催人伤感的阳光，室内弥漫的霉衣服气味——她意识到自己和奥里在一块共同生活的整整一年的光景已经逝去——使她愈发泪若泉涌。“就在我的一举一动如眼下这样象个傻瓜的时候，我才是个最幸福的人，”马德林心里一面这样想着，一面让自己的脸蛋躲过这位莞尔微笑、心平气和的老嫗的目光，随后，一溜烟地跑出了房间。

来到楼下，她简单地向珍妮吩咐了几句。去年夏天，她让珍妮负责管理家中的仆人，而且同意付给她酬劳。吩咐完毕，她沿着一条曲里拐弯的小道走向一座小房子。这座房子早先归蒂利特使用，后来由奥里支配，日后成为她的帐房，而今已是工头的办公室。

一道道阳光洒在一棵大树脚下。有个奴隶懒洋洋地倚在树干上，把一块树皮扯成一条条碎片。他鄙夷不屑地瞟了她一眼。她停住了脚步。

“卡夫，你是不是没事儿干？”

“是的，夫人！”

“我会让安迪给你派点儿活计。”说完，她仪态万方地继续朝前走去。安迪轻饶不了卡夫，他们俩互不买帐。卡夫的出现，搅得马德琳难以安心离去。

去年五月，掌管北方佬占领的沿海的亨特将军在南卡罗来纳州发布了一项解放黑奴的军事命令。时至林肯宣布取消

这项军事命令时，解放黑奴的风声已经不胫而走了，而且内地种植园里的黑奴早已掀起了逃跑的浪朝。马德琳向里士满发去一封封家书，汇报了在芒特罗亚尔逃跑的每一个黑奴的详情——眼下，一共跑了十九个。奥里在回信中这样写道：他为父亲没有活到目睹黑奴逃跑的这一天而感到庆幸。蒂利特认为，也许通过某些正当的途径，使黑鬼们知晓他在关心他们，以换取他们对他的热爱，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以逃跑来报答他了。在蒂利特一生中，惟有一人背叛了他而逃跑。奥里常常谈起在这件事情上他差点儿没能遵循父亲的意旨行事的来龙去脉。

去年，那份宣言公布于众以后，卡夫是头一拨要走的黑奴之一，菲利蒙·米克对这位黑奴早就十分腻味——大多数黑奴对他也不屑一顾——因此，玩命似地追寻他，要把他抓回来。米克和安迪带着三个黑人在一片沼泽地里找到了卡夫，当时他已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双腿浸在水中，浑身发着高烧，倘若再朝前滑一点儿，恐怕早就淹死了。

米克把卡夫送回芒特罗亚尔。当马德琳不愿过分惩罚卡夫时，米克竟火冒三丈。她说，把他抓回来和他在逃跑途中染上的疾病已够他受的了。

令她迷惑不解的是卡夫后来再也没有萌生出逃跑的念头。他对珍妮有那么点儿意思，可珍妮不能容忍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卡夫留下来是不是因为他怀揣着某种别人不可思议的计划，也就是当她动身离家以后毁掉这个种植园？

快到工头办公室的时候，她回头扫了一眼，发现卡夫不见了。她敲了敲工头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菲利蒙·米克

把《圣经》搁在一旁——每天，他总要抽空翻翻它，举手摘下滑向鼻尖的眼镜。

“马德琳小姐，都收拾停当了吗？我去叫艾里斯托特利装行李。”

“谢谢你，菲利蒙！动身之前，我想对你说件事儿。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请立即给我拍个电报。如果不行，就写信，我会马上回来。”

“但愿没那必要——至少在你和你的丈夫在一块儿呆个把钟头以前别发生什么事情。”

她莞尔一笑说：“我也希望如此。说心里话，我真想见见他。”

“那还用说！这一年可真够你受的，成天服侍可怜的老梅因夫人。假如北军不再向这边推进，就不会出什么乱子。昨天，我听说某位征税者在博福特附近宣读了林肯的宣言，一大帮黑鬼聚集在他们早就取名为‘解放之栎’的大树周围静听。”

她把刚才自己和卡夫邂逅时的情形叙述了一遍。米克愤愤地说道：“没事儿干，是吗？我会处理好这桩事情。”

“不用了。安迪会按照我的吩咐关照这事的。”

“那个卡夫真不是个玩意儿，”米克断然说道。

“奥里常说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譬如卡夫和堂弟查尔斯年轻的时候十分要好，简直是情同手足。”

“这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时候，我真懊悔我们在沼泽地里把他逮住了。得留神他点儿。”

“我知道你能够驾驭他。菲利蒙，你干得很出色——管理

仆人，田里农活，样样在行。要是你想告诉我什么，请务必给我写信或发报。”

他打开了话匣，顿了顿说道：“如果你让珍妮不再教书，我会感到很高兴。对黑鬼来说，念书可不是件好事，特别是在如今这种年头更是如此。”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强烈反对教黑人念书。”

“我知道你的想法，至于我的立场你也很清楚，这事我已答允过珍妮了，而且，依我看正因为她在这儿教书，芒特罗亚尔才这样平静。如果她到北方去，这里恐怕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罗。”

“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她离开这儿，咱们会失去安迪。”这位监工微微抬起凹凸不平的额头，瞥了她一眼，说：“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不赞成让黑鬼习文识字。甭说别的，这是违法的。”

“菲利蒙，时代正在变化，法律也得变。试想，如果我们不帮助这些人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会径直投靠博福特的北方佬。对于珍妮的行动和任何后果，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米克最后争辩道：“要是奥里先生知道有关珍妮的情况，他或许不——”

她厉声说道：“他知道。去年我给他写信讲过这事。”

无须再争辩下去，也无须对他说她相信在这场战争中南部邦联将会败北，种植园里的黑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白人的世界里将要获得自由。这就是她要求珍妮在这里教书的最充分的理由之所在。

米克不再坚持己见了，马上话锋一转说：“祝你旅途平安！”

我听说铁路运输糟透了。”

“谢谢你的关心!”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跑到他跟前拥抱他，弄得他不住咳嗽，脸也羞得通红。“你多多注意身体。”

“会注意的。请代我向上校问好!”

他依然满脸通红，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去找艾里斯托特利，让他把女主人送到不远处那个小火车招呼站。马德琳登车启程了，她穿过一道道斜照的阳光和背荫，向聚集在路边为她送行的大约四十名黑奴挥手致意。

卡夫也来了。他站在一旁，双臂交叉在胸前，注视着缓缓离去的马德琳。

66

朱达把身子探出轮船右舷栏杆，嚷道：“爸爸，你瞧，那不是一艘北方佬的军舰?”

库珀的目光透过晨曦，遥望着儿子用手指着的那条巡洋舰。它停泊在锚地入口处外侧，帆卷着，船员们无所事事，自由自在地在甲板上闲逛。军舰上的旗帜无精打采地垂挂碧空。除了颜色以外——红色，白色和深蓝色的截面——他什么也看不清。他拿不准那是否是一面南部邦联的国旗。“我想它大概是北方佬的船。”

一只小船把领航员送上甲板。旋即，传来了一阵马达加速的轰鸣声，根西岛号船徐徐地驶进了锚地。海港北边，耸立着数座小山，时时刻刻抵御着暴风对码头的袭击。此时，港